

临 证 心 得

邓铁涛治疗慢性丙型肝炎经验

肖会泉* 罗日永*

主题词 肝炎,丙型/中医药疗法 肝炎,慢性活动型/
中医药疗法 @ 邓铁涛

邓铁涛教授长期从事慢性肝炎的临床研究,近年来对慢性丙型肝炎的治疗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。笔者有幸跟随学习聆教,现整理报告如下。

1 病因病机

丙型病毒性肝炎,临床表现的特征有其特点,大多数病例为无黄疸型,早期症状不明显,不少患者一经诊断却已成慢性。从临床上看,慢性丙型肝炎大多表现为倦怠乏力、食欲不振、腹胀、失眠、胁痛、头目眩晕等症状,结合体征、舌脉表现等,属中医“胁痛”“郁证”,出现黄疸者,属“黄疸”范畴。邓老认为,湿热毒邪内侵是发生丙型肝炎的基本原因。若患者湿热邪气外袭内蕴于脾胃与肝胆,则发为急性丙肝;若患者脾气本虚,或邪郁日久伤及脾气,或肝郁日久横逆乘脾,或于治疗急性丙肝的过程中寒凉清利太过而伤及中阳,均可导致脾气虚亏,而转变为慢性丙肝。

在疾病发展过程中,由于脾虚不运,可致湿浊内生,湿郁日久则可化热;或气血运行失畅,而致瘀血内留;或气血化生之源不足,阳损及阴,而致肝阴不足;或脾虚及肾,而致脾肾两虚。临床上可出现各种相应的兼夹证候,但脾气虚这一基本证候,始终作为共性而在绝大多数的慢性丙肝病人身上表现出来。他认为慢性丙肝的病位在脾、肝两脏,尤以脾为主,其病机以脾虚为本,治疗以健脾补气为主。

2 辨证论治

慢性丙肝的治疗以健脾补气为主,并根据辨证所得,或佐舒肝,或佐祛湿,或祛养阴,或佐补肾。基本方药为四君子汤加味:党参 15g,茯苓 15g,白术 15g,甘草 5g,萆薢 10g,楮实子 15g。本方取四君子汤补气健脾,楮实子疏肝解郁、行气化浊,萆薢祛除困郁脾土之湿浊。本方适用于单纯脾气虚型的慢性丙肝患者,临床症见面色淡白,少气自汗,倦怠乏力,身重,食欲不振,胁部不适感,腹胀便溏,舌淡嫩或胖有齿印、苔白或兼浊,脉虚弱。

若患者同时有其他兼夹证候出现时,则可根据辨证所得,采取适当的兼治法,在上方的基础上加减用药。其加减法为:脾虚较甚,并见气短声低、精神不振者,加黄芪 15~25g;兼湿浊上泛,并见脘闷、恶心呕吐、舌苔厚浊、脉缓滑者,加法半夏 10g,砂仁 6g 以和胃降浊;若湿浊中阻,以身肢困重、腹胀便溏明显者,加薏苡仁 15g,白豆蔻 6g 以通阳除湿;兼肝气郁结,并见胁痛较明显,易急躁、头晕头痛、脉弦者,加柴胡 12g,郁金 10g 以舒肝解郁;兼肝阴不足,并见头目眩晕、失眠多梦、舌边尖红、苔少、脉弦细弱者,加桑寄生 30g,女贞子 12g,以太子参 20g 易党参,去萆薢,以养肝阴;兼肾阴虚,并见面白唇红、头晕、睡眠不佳、口干咽燥、腰膝酸痛、舌质红嫩、苔薄白或苔少、脉细数而弱者,加首乌 30g,山茱萸 12g,熟地黄 20g,桑寄生 30g,旱莲草 12g;兼肾阳虚,并见面色青白、精神不振、腰腿酸痛、四肢欠温、脉兼迟或稍沉者,加杜仲 15g,巴戟天 12g,肉桂 2g,以温补肾阳;兼血瘀阻络,并见面色黧黑或唇色紫暗、胁痛明显、肋下症块、舌质紫暗、或有瘀点、脉弦缓或涩者,加丹参 15g,茜草根 12g,桃仁 10g,以活血祛瘀;

*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,广州市三元里机场路 12 号(510407)

收稿日期:1999-01-08

兼湿郁化热,并见口苦、小便黄浊、或轻度黄染、或低热、舌嫩红、苔黄白厚浊、脉虚数者,加金钱草 25g,茵陈 25g,鸡骨草 25g,以清利湿热。

此外,邓老根据慢性丙肝的特点,采用健脾舒肝、行气活血、除湿解毒的治疗法则组成协定方“肝舒胶囊”。该方的主要药物有:太子参、茯苓、白术、萆薢、楮实子、丹参、珍珠草、白芍、白花蛇舌草、甘草等。在经过数十例慢性丙肝患者服用后,显示出良好的疗效。

3 病例介绍

庞某某,男,32岁,以乏力、纳差3月,于1996年11月初诊。患者3年前因“胆石症”手

术而输血300ml。查皮肤、巩膜无黄染,未见肝掌及蜘蛛痣,肝肋下未及,肝剑突下2cm,无压痛,脾未及,舌淡红、胖嫩有齿印、苔薄白,脉弦细。化验:ALT102U,AST86U,抗HCV(+),HCV-RNA(+),A/G比值1.02:1,诊断为慢性丙肝,证属脾虚肝郁,治以健脾疏肝,佐以活血解毒。药用:太子参20g,茯苓15g,白术15g,甘草5g,萆薢12g,楮实子15g,黄芪20g,丹参30g,珍珠草25g,白芍20g,每日1剂,水煎服。坚持服上方4个月后复查:ALT26U,AST18U,抗HCV(+),HCV-RNA(+),自诉纳食增加,精神好转,无明显不适。

刘方轩医案4则

崔兆祥*

前徐州中医专科学校伤寒教研室主任刘方轩老师,治病机圆法活,用药巧妙熨贴,临证时,常能抓住主症,屡救危局。兹将先生救治笔者误治医案数则,整理如次,以飨读者。

1 脘腹胀满,疏肝行气不应,补气升阳收功

黄某某,女,35岁。患者脘腹胀满,胃中灼热,头晕目眩,舌淡,脉弦。余初投四逆散加丹、梔3剂,药后眼中发热;再投中满分消丸3剂,药后自觉有气上冲巅脑,复投五磨饮子2剂,药后反见纳呆、便溏,求教于先生。先生诊患者舌淡,脉虚,授补中益气汤。方为:黄芪30g,党参、白术各20g,陈皮、当归、甘草各10g,升麻、柴胡各6g,7剂。药后大便泻下涎沫若干,腹胀顿减;继服7剂,胀消身安。

按:中气虚羸,清阳下陷,致脘腹胀满、头晕目眩。笔者初时只知治热以寒而损伤阳气,致阴火上冲,出现目中出火,气冠巅脑之症,笔者复与降气之品,又重伤阳气,致纳呆便溏。先生用补中益气汤健脾益气,升清降浊,胀满乃除。药后便下涎沫,乃清升浊降之效也。

2 遍身痒疹,疏风清热罔效,泻火解毒疹消

李某某,女,25岁。患者突然遍身痒疹,搔痒难忍,舌红脉数。余初与消风散3剂不应,再与当归饮子3剂亦不应,复与过敏煎3剂仍不应,请教于先生。先生视疹色鲜红,授黄连解毒汤。处方:黄连、栀子各15g,黄

芩、黄柏各12g。仅服2剂,疹消痒止。

按:痒疹因火毒炽盛,熏蒸肌肤而成。先生用黄连解毒汤使火毒内消,乃伏其所主,先其所因也。

3 身热肢肿,利水解毒无功,和解温阳病瘳

刘某某,男,58岁。身热百日,屡治不愈。病作时,先是腿肚酸痛,尔后发热,体温达39℃,偶尔40℃,热后汗出。最近半月,两下肢浮肿,按之凹陷,不思饮食,口苦口干,胸胁苦满,舌淡苔白,脉象沉弦。余初与五苓散合四妙丸5剂不效,再与四苓散合黄连解毒汤5剂仍不效,复与四苓散合五味消毒饮5剂还是不效,求先生诊治。先生据患者苔白脉沉,授小柴胡合真武汤。药用:柴胡30g,半夏、黄芩、茯苓、白术、白芍各20g,党参、附子各15g,生姜10g,甘草5g。药进5剂,热退肿消。继以金匱肾气丸善后。

按:身热因枢机不利,腿肿因脾肾阳虚,先生用小柴胡汤和解枢机以解热,以真武汤温补脾肾而利水,恰合病机,故尔速已。

4 阴部酸楚,滋阴泻火不尔,祛风除湿酸止

杨某某,女,37岁。患者阴部酸楚1月余,近日酸痛难忍,坐卧不安,白带不多,苔白脉弦。余初用知柏地黄丸5剂疗效不显,复与龙胆泻肝汤5剂仍无转机,请先生诊治。先生据患者酸楚重、疼痛轻,诊为风湿为患。处方:川萆薢、木防己、土茯苓各30g。2剂轻,4剂已。

按:风湿客于阴部致酸楚难耐,故滋阴清热、泻火渗湿皆未中的。先生自拟祛风除湿之方,味少量大力专,获效霍然。

* 江苏省沛县崔寨乡卫生院(221661)

收稿日期:1999-04-26